



標註校正小學合璧

利



門白3
1225
3

舊本作小學外篇嘉言卷之三

又無外篇二字及注今從句讀及集疏

真氏曰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易也四書直解云物指形氣言則指道理

舊本注下人作是今從真氏注

蔡氏曰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者即指上文秉彛而言也

小學合璧卷之五



明 天台 陳選 註

陳際泰 纂輯
陳仁錫 參訂

日本 廣瀨 山中幸武 校正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 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 物

也則法也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物也事亦物有是物則具是理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乃則又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物也仁敬慈孝別序信乃則也

然 好是懿德 莫不好此美德 孔子曰 孔子讀此詩而贊之

小學合璧

天命之所賦謂之則人性
之所稟謂之彛存於心而
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
而已矣真氏曰仁義忠
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
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
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惟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惟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惟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惟觀乎此則知

曰 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 故有物 所以人 性之道乎 故好是懿 德 必有則 此必有 民之秉彜也 乃是人之所秉 執之常性也 故好是懿 德 故其情無不好 此美德而可教 歷傳記 朱子謂我於是歷考漢唐 之列傳史記 傳去聲 接見聞 近代目之所見 述嘉言 續述其嘉言 紀善行 紀錄其善行 耳之所聞者 為第五篇 為第六篇
橫渠張先生曰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宋進士後封鄜伯賜謚曰獻 從祀夫子廟庭居鄜縣橫渠鎮故稱曰橫渠先生
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凡教小兒先要使之謹 安靜詳審恭莊敬畏 今世學不 講 當今之時 學不講明 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 男女自幼少之時便驕慢 檢束之志所以 到長益凶狠 益凶暴狠惡 只為未嘗為子 壞了秉彜之性

作弟子今從小學諸本
長並上聲

弟之事 只因他幼時學不講明未曾教 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物猶爾也則雖於其 父母已有物我之分 不肯屈下 不肯卑 屈下禮 病根常在 是其驕惰之病 根常在於心 又隨所居而長 又隨所居處 至死只依舊 至於老死 其驕惰 不能 變也 為子弟則不能安麗掃應對 為人子弟不能安於洒掃 應對之禮以盡事長之道 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 接待朋友則不能謙 有官長則不 能下官長 有官長當奉事之則不 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 賢 至於居宰相之位則不能謙 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下敬天下之賢者 相去聲 其則至於所存所發徇己之私無所不 至使天理都喪亡也 徇去聲喪去聲 只為病根不去隨所 也 居所接而長 推其源只為驕惰之病根不除故 楊文公家訓 曰 姓揚名億字大年浦城人宋真宗 童稚之學 童子稚子 時學士賜謚曰文所著家訓言 不止記 之為學

舊本徇作狗今從小學諸
本注及音注並同葉氏
曰後世小學既廢又愛
踰於禮忘之驕惰而莫為
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
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
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
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
心日長矣 楊氏家訓

句讀云此言病根隨所居
而長也安謂安意為之

童稚之學 不止記 之為學

孟子盡心篇云人之所不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能者其良知也

句讀云故事古今已往之入之言義其良知良能也近世言行益為平易此須節所云孝弟忠信當於內義只是理義廉只是讓而不爭貪取只是恥而不為惡如夫天理之節文人心之裁制自當於論孟上講究其說之精微豈小子所能曉香字文強續字公紀舊本注黃上有如字無獵字及下名字據劉向新序蛇下當補殺而理之歸而注其母問其故叔教對曰聞見而頭之蛇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四十三字舊本注並從家語句讀云德性

謂得於天者先生溥祐中封河南伯舊本注無上公字今從集成蓋作益

舊本注圖琴作與琴今從句讀二程全書粹言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為可憂也葉氏曰才俊者憚於檢束樂於馳逐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令作文字則得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反○先生謚正公後封伊陽伯外從祀樂五教反舊本注教上有先生二字讀及集疏無欲字今從句注傳作集國風周南作周南國風黨作虎

誦不獨止於記養其良知良能者良能不待學而能者即愛親敬

長是當以先入之言為主當以孝弟忠信等語先入於其日記

故事每日記誦古人所行之事不拘今古事古人之事必先以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等事孝於父母弟於長上盡包之忠以實之信禮者天

發也取者羞惡之心義之發也必先教導之以此等之事如黃香扇枕溫被夏則扇枕席陸

績懷橘陸績年六歲謁袁術懷橘墜地術曰陸郎作賈叔教陰德

叔教姓為名艾獵叔教楚之官名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恐人又見而

負米之類子路曰昔事二親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後為大夫從車

事盡力死事只如俗說只是如此時俗便曉此道理此道理指

德使通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此言講習久而成熟則仁義禮智之性若生知之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先生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官至御史賜諡曰純公從祀孔子廟庭文路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蓋少年之輕浮俊逸者

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有所向不得令作文字若使作文則心愈子弟

凡百玩好皆奪志凡百玩好如畫圖琴碁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至於書札於儒

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亦

喪其求道之志也伊川程先生曰伊川地名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教人未見

意趣必不樂學趣指趣也樂喜好也教人講學未能識得其中意味旨趣必不喜好為學欲且教之

歌舞必欲教之歌咏以養其情舞蹈以養其血脈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

長所傳古詩三百篇皆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且如國風周南關

是上古賢人之所作者故用之鄉人之人以化閭閻用之邦國之中以化天下

初事法之故用之鄉人之人以化閭閻用之邦國之中以化天下

日使人聞之每日使人誦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

易曉若此等之詩其言辭簡畧其意義深奧而今人未可容易知曉意義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

灑掃應對事長之節別作小詩大槩言教童子謹洒掃之容習應對之辭奉事長上之禮節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令學者早晚歌詠之莫不感動奮發而知其意趣於小學之教似當有所助云爾陳

忠肅公曰陳公名權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蓋也宋朝元豐中進士官至左司諫遷為著作郎權給事中乃延平人幼學

之士幼年為學之士未辨好惡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先要教之分別人品有上下之等

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等事是上品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

為之事何等事是下品愚頑所作為之事向善背惡趨向善事遠背惡事去彼取此去彼取此

子亞聖也亞次也顏回孟軻為次聖人學之雖未至我學雖未至於顏回孟軻亦可為

無言字朱子曰每疑曲禮衣母撥足母蹶將上堂皆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人教小兒語李氏曰愚按此漢陳先生小學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使當朝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了翁文集舊本注無元豐二字

去上聲舊本背作皆

又無此字今並從小學諸木句讀云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東旨云今人不肯向學非以聖賢為高遠難學則自甘於下愚而不學曾不思顏孟

當初亦是由學而至學則何患不到顏孟地位

論語雍也篇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舊本注無怒字朱子曰遷怒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怒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則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遷只是微有差失總差失便能知之總知之便更不萌作竹田定直曰先賢謂顏子之過如紅爐上一點雪隨在隨滅此如非凡常之可及也然言溫氣和則方寸坦平而無所拂戾無所偏累悔過速改則善惡之幾日審而自欺之念日消由是而進焉則漸可庶矣集歲愛作教埋鬻三遷替古篇句讀云埋墓間之事

賢人亦可為有德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今學者能知曉此義則顏孟之事

我亦可學我亦可得而學言溫而氣和我言語溫厚而心氣和平則顏子之不

遷漸可學矣漸漸學之可至顏子之不遷怒矣過而能悔我今有過而能知悔又不憚

改我知悔而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漸漸學之可至於顏子不貳過矣知

埋鬻之戲不如俎豆至於合墓合市徒學三遷之教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敬念孟母之愛其子終始一意

自始至終自始至終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亦可以如孟子之不動心矣

若夫立志不高若其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其所學其於卑下平

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自以為古之聖賢不敢承當其心必曰

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豈敢學顏孟子之事哉此人不可以語

醫市中之事且學宮之
事此即三遷之教也
本終始作始終今從小學
諸本注專一志作一等
主孟子公孫丑篇孟子
曰我四十不動心朱子曰
有所恐懼惑而動其心
乎孔子四十而不惑亦
不動心之謂若夫云句
讀云此言下愚之事當背
而去也 舊本注無向字

言語以上九字今在本文
之語下 無上人之二字

後漢書馬援傳 援謚曰
忠成侯 嚴字威 卿馬融
之 父 敦字孺 卿
顏師古曰 俠之言挾也 以
權力 俠輔人也 章句云
必往來 遊行以赴人 急故

上矣 此等之人言志卑下不可告之 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

與之語哉 乃棄絕之豈肯與之言論 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 既絕而不與

則其所與語 由是所與語者 皆下等人也 皆下等之常人 言不忠信

也過而不知悔 已有過惡則當知悔今憍然而不知悔悟 下等人也悔而不知

改 有過知悔則當速改以從善今既知悔而不知改其過 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

等之事 由其聞下等之言語為下等 譬如坐於房舍之中

四面皆墻壁也 四面皆是墻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雖欲開明 雖欲求其開豁明亮以廣聞見

不可得矣 終身不可得矣 ○馬援兄子嚴敦 馬姓援名字文淵漢光武時拜伏波將軍其兄之子

並喜譏議 二子皆好譏議論人之長短 而通輕俠客 而交通輕浮游俠之客○俠音頰

援在交趾 時馬援在交趾郡 還書誡之曰 還書於家以誡諭之曰 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 汝輩聽聞人之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於耳雖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 人言人之過猶不欲聞况自己口出乎 好議論人長短 若喜好好議論人

之長短得失則 安自是非國家之正法則必犯憲章矣 此吾所大惡

也 此二者是我之所甚惡者也○惡去聲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吾願就死而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子孫有此薄行 龍伯高敦厚周慎 姓龍字伯高者性至太守其為人也敦篤而厚周密而謹慎

口無擇言 出乎口者皆中乎理無可揀擇之言 謙約節儉 其律身也謙遜省約節制清儉 廉公

有威 其臨下也廉公 吾愛之重之 吾喜愛之敬重之 願汝曹效之 此

修身慎行之士 願汝輩效法之士 杜季良豪俠好義 姓杜字季良者官至司馬其為人豪傑任俠而且好義 憂

人之憂 人有憂亦為之憂 樂人之樂 人有樂亦為之樂 清濁無所失 人事清濁一以

曰游俠必以信相保而成
事故曰任俠以其輕薄合
已徇人故又曰輕俠其實
一也 舊本音注頗作俠
注汝上有吾欲二字
若作君

衷旨云言死者危辭以暢
之也

伯高名述後漢人

權本注上重作儀

季良名保後漢人

周遍無父喪致客後父之喪致有吊問之客數郡畢至數郡之人盡至其門吾愛之

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此正輕俠之事不願汝輩效法之也效伯高不得取

法乎龍伯高雖不得猶足以自守而為所謂刻鵠

不成雖不得成其形尚類鶩者也尚猶相類鶩鳥之為近似鴻鵠鶩音木效李良不得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而反類乎狗漢昭烈將終漢劉備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即位於蜀號先王諡曰昭劉禪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禁止辭言一念一事之惡者雖甚小而若為劉禪勿以善小而為之

一事之善者雖甚小而若為劉禪勿以善小而為之

聖為賢況慶之所積亦由於小乎諸葛武侯戒子書曰諸

君之行士君子立身所行之行○行去

起以為相率謚忠武侯教其子名瞻字思遠

舊本注輕俠作通輕俠客今從句讀

吳氏曰鵠鶩皆鳥而畧相似虎狗皆獸而絕不同救音鈔鶩音解

三國志蜀志

舊本教作劫今從小學諸本後主字公嗣

舊本注無上為字今從集疏所引合璧三國志諸葛亮傳

聲 靜以脩身寧靜則心不妄動故可以修身儉以養德清儉則心志收斂故可以養德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澹泊則心不清而為外物所汚故無非寧靜無

以致遠非寧靜則心不定而為外物所擾故無以致其遠大夫學須靜也且大為學者須欲心志寧靜也

才須學也人有才識須欲為學以資其才識也非學無以廣才不學則為氣質所拘而無以克廣其

識非寧靜則心志不定而學無以成就怡慢則不能研精怡慢則不能研精

則放肆無拘不能研審其理之精微此不慎之患也怡音治險躁則不能理性急躁則狂妄自恣不能理治其己之

德性此不靜之患也 年與時馳青妙之年與時馳騁而往意與歲去求道之意與歲相逝而去遂

成枯落若木之逢秋遂成枯槁搖落悲歎窮廬才學無成悲感嗟嘆於窮廬之中將復何

及也雖悔其時之邁將復何所追及也柳玘嘗著書戒其子曰柳玘字直清仲郢之

子仕唐至御史大夫子仕唐至御史大夫壞名災已毀壞名聲災禍身已辱先喪家玷辱先祖喪敗家業

作家訓訓其子弟

學分卷

章句云澹泊儉之至也奢他慕而志虛明德之所以養也寧安也靜而安為靜之至也躁動必易於作輟寧靜故有恒而可致遠身之所以修也示蒙句解云以下詳說須靜之意靜者必儉者必靜故後段只說靜吳氏曰學非靜則心志不定而學無以成才非學則氣質所拘而才無以廣章句云恬淡肆也慢惰也險傾危也躁輕浮也

舊本險作儉今從小學諸本

柳氏家訓 舊本注柳作柳 唐柳公綽之孫

集成壞上有夫字

句讀云此言不勤儉之失
舊本注圖作畧 舊本泊
作泊今從小學諸本

又悅作說有說音悅音注
今從小學諸本 情莫孔
句讀云於當世之事安議
之以為笑 解音蟹 願
音怡

舊本唯作惟今從小學諸
本 又戲作戲今從集疏
注同
嫉音疾

讀音志 頗音坡
漢書陳餘傳蘇林曰所取
新者也 衷旨云養炊爨
者皆奴僕之事也故即以
名之

舊本街作啣今從集疏注
同 藥魚列反

吳氏曰權要有權而當要
路者 句讀云資猶品也
級廣韻云等級 猜說
文云恨賊也 猜倉才反
句讀云古人以右為尊

又云刻骨猶言銘心亦深
誌之意而語加切耳
宋文鑑

其失尤大者五所失最大者 宜深誌之當切 其一自求

安逸其第一節言利己之過 靡甘澹泊惟好華麗不 苟利於己

苟有利自圖安逸不務勤勞 不恤人言不顧恤他 其二不知儒術

益於己人之言議 情前經而不耻遇諸前經書則

論當世而解頤遇說當世之事不語其理 身既寡知自身既寡

惡人有學却反疾惡他 其三勝己者厭之其第三節言不親

我者人之有學問 唯樂戲談惟樂戲 莫思古道善人之過有勝於

不念古人道德之重 聞人之善嫉之聞人有善 聞人之惡揚之聞人有

場浸清頗僻 銷刻德義銷刻利其道 簪裾

徒在此等之人士大夫 斯養何殊與奴僕之優養其身有 其四

嗜好優游其第四節言好飲酒 耽嗜麪藥麪藥造酒之物 以銜

杯為高致以銜酒盃為 以勤事為俗流以勤職事為 習之

易荒務習之易 覺已難悔及至覺悟其 其五急於名宦其

五節言貪仕進之過謂急欲求為顯宦 匿近權要隱匿其身親近於權貴 一資半級

謂其一官半職 雖或得之雖或可 眾怒然眾人憎怒 鮮有存者

雖得之終必失之也 余見名門右族謂我嘗見顯名 莫不由祖先忠

孝勤儉以成立之無不由於父祖盡忠盡孝 莫不由子孫頑

率奢傲以覆墜之無不由於子孫愚頑粗率 成立之難如升

天父祖成立家業 覆墜之易如燎毛子孫廢墜家業如火燎毛

言之痛心我今言之 爾宜刻骨謂當深誌之 范魯公質

杲字師回 從去聲 杲音稿

舊本悌作弟今從小學諸本

注懼作慎 戰之兢之詩小旻篇

造次論語里仁篇 造七列反

舊本注倖作爵 諸廣韻云之也於也

學而論語子張篇朱子曰優有餘力也 不患里仁篇及諸篇凡四見文皆有異

恭則學而篇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舊本注無蓋致云六字今從吳注 句讀云自卑尊人先彼後已致恭之事

為宰相 范魯公宋太祖時封魯國公 名質字文素為宰相之時 從子杲嘗求奏遷秩 從子

兄之子即侄也名杲嘗請求於魯公欲奏聞遷升其官之品秩 質作詩曉之其畧曰 其大畧曰 戒爾

學立身 教爾學立身之道 莫若先孝悌 不若先行孝弟 怡怡奉親長 怡怡

然和悅奉事 父母與長上 不敢生驕易 不敢生驕傲 慢易之心 戰戰復兢兢 戰戰然 恐懼兢兢

戒謹 造次必於是 雖然急遽苟且之時亦必於此孝弟而不可忽 戒爾學干祿 汝

學于求俸 祿之道 莫若勤道藝 不若勤學於日用常行之道 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藝 嘗聞諸格

言 格言格式之言 學而優則仕 學問充足則可以出仕而從政 不患人不知 既

優不患人不知我 惟患學不至 惟憂我之學識有所未至無以見知於人 戒爾遠耻辱 教

欲遠去 耻辱 恭則近乎禮 蓋致恭當近乎禮過則失乎謙不及則失乎傲惟能中節則遠耻辱矣 自卑而

尊人 自己謙卑而尊敬他人 先彼而後已 凡有所得必先於他人而後於自己 相鼠與茅

也 示蒙句解云有子之意言能合禮節而無過不及此用其語只言能致恭敬如法而不致無禮不恭也 相鼠詩鄭風左傳襄廿八年慶封之豫曰使工為之誦茅鴟杜預曰諷刺不敬 舊本注無

鴟 相鼠詩篇名也蓋譏人之無禮茅鴟逸詩也蓋譏人之無敬 宜鑑詩人刺 當鑑明詩人之譏刺

以為 戒爾勿放曠 教汝勿要放肆曠蕩 非端士 若放肆疎曠則非是端正之士

周孔垂名教 周公垂示以德行道藝之名教孔子垂示以文行忠信之名教 齊梁尚清議 齊梁朝音朝 齊梁皆都江南故又稱南朝 舊本注無母字

南朝稱八達 南朝晉宋齊梁之世也謂晉時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散髮裸袒酣酒尚清虛之談 千載穢青史 古人以竹簡書事故謂之青史 戒爾

勿嗜酒 教汝勿好飲酒 狂藥非佳味 酒乃亂德之狂藥非佳美之味 能移謹厚

性 飲之能變移 謹厚之心性 化為凶險類 化為凶惡險躁之小人 古今傾敗者 自古

至今有以嗜酒傾敗國家 歷歷皆可記 非此一人歷歷然皆可記述 戒爾勿多言 戒汝

多言 多言者煩而聽者厭 苟不慎樞機 樞戶樞戶由之而開 是非毀

閉機弩牙弩由之而張弛人之言 災厄從此始 災禍厄難從此而起 是非毀

學八卷

已集成厄作危 舊本
 注論下有若字 譽平聲
 按擬字曲云像也言以契
 之厚像易之辭也 金蘭
 易繫辭傳揚氏曰金至堅
 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馨
 也而同心之言如之
 舊本怨作怒今從小學諸
 本句讀云風波比念怒
 勢利之交一言不合則怒
 氣相如風波之起矣
 記曰君子之交如水小人
 之交如醴 汪文云
 人甘以壞 汪文云
 深廣也 當去聲 舊本
 昂作昂今從集成 詩毛
 傳云昂今從集成 舊本
 作戲今從集疏 又蓬條
 蓬條今從小學諸本注
 同 詩新臺篇說約云
 蓬條偃人不可使使威施
 蓬條偃人不可使使威施
 蓋蓬條木竹席之名人或
 編以爲困其狀如人之擁
 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
 名此疾也 蓬音渠
 音條 施叶去聲 游使
 及馬援書見前 舊本注
 遊作將 難去聲 字與

譽間是非善惡皆有定論妄 適足爲身累必取羞辱適足 舉世爲吾身之罪累

重交游舉世之人重朋 擬結金蘭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

忿怨容易生小人之交一言不合 風波當時起風之激水波

所以君子心所以盛德 汪汪淡如水汪汪浩蕩貌淡然如 舉

世好承奉舉世之人喜 昂昂增音氣昂昂然以爲得勢 不知

承奉者殊不知人 以爾爲玩戲以汝爲玩弄戲謔 所以古人

疾所以古人 蓬條與戚施蓬條其形擁腫而不能俯口剛者似之

舉世重游俠舉世之人多 俗呼爲氣義時俗呼爲尚 爲人

赴急難人有急難仗此 往往陷囚繫往往陷身囚 所以馬

援書馬援知時俗 殷勤戒諸子其語意殷勤懇至 舉世賤清

素舉世之人輕 奉身好華侈奉養其身尚 肥馬衣輕裘乘

壯之馬衣輕暖之裘 揚揚過閭里揚揚然自謂得志 雖得市童憐雖得市

稱其豪富還爲識道之所 我本羈旅臣范質自謂

朝亡國舊臣今羈寓新朝而爲客旅之臣 遭逢堯舜理稱堯舜者謂宋太祖之受 位重

才不克今幸爲宰相自愧爵 戚戚懷憂畏戚戚然驚動 深淵

與薄冰蹈之唯恐墜譬如在深淵之側與薄 爾曹當憫我爾

當於閱我保受之難 勿使增罪戾勿使恃勢怙寵 閉門歛蹤跡汝當閉門

跡縮首避名勢縮首以迴避 勢位難久居權勢爵位 畢竟

何足恃終久不 物盛則必衰物有榮盛之時 有隆還有

替有隆盛之日還有廢 速成不堅牢九器物急速而 亟走多顛

云約舉前事曰往々 舊
 本麗作侈 衣去聲
 揚々史記管晏傳 句讀
 云自得之意

舊本遭作遭今從小學諸
 本
 注爵並作祿 懼作慎
 戚々論語述而篇程子曰
 多憂戚
 舊本唯作惟今從小學諸
 本
 句讀云戒其勿求遷秩以
 增已罪也

舊本注恃作持
 下有作以

人上有如字 諸桃大篇
朱子曰灼灼華之盛也
集疏早作登
詩晨風篇朱子曰鬱茂盛
貌

句讀云青雲比名位之高
顯也 又云此一節首八
句言人物之常理次二句
言富貴有定命末二句總
括而戒之

皇極經濟書 孫名傳

舊本注無仲字今從集成
及集疏 待作行句讀
云氣質之性雖有三品
然天地之性初無少異愚
者果能奮然用力於善未
必不可以為賢也

吉字彙云休祥也

學

嘉言

九

躑 人之急疾而行
者必致蹉跌

灼灼園中花 灼灼然鮮明
園中之花

早發還先萎

昂於萬木而開發
先於萬木而枯萎

遲遲澗畔松 遲遲然久遠
澗畔之松

鬱鬱含晚翠 鬱鬱
鬱鬱

然含歲晚翠
色歲久不變

賦命有疾徐 人之命稟賦於有生之初富
貴之來有疾而速有徐而緩

青雲難

力致 仕宦自有定命
難以人力而得

寄語謝諸郎 諸郎諸子姪也寄
此語致謝於諸郎

躁進徒為

耳 若急進於時
徒為發心耳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

姓邵名雍字堯夫
河南人宋哲宗朝

賜謚康節後從祀孔子廟庭
教戒其子伯溫及仲良言

上品之人 生知之美
氣質清明

不教而善 待

教戒而行善事
生而知之者也

中品之人 氣質
尋常

教而後善 必待教戒而行善
事學而知之者也

下

品之人 氣質
昏愚

教亦不善 雖教導之而亦不行
善事困而不學者也

不教而善 非

教

聖而何 非生知之聖
人而是何人

教而後善 非賢而何 非學知之賢
人而是何人

教

教

亦不善非愚而何 非困而不學之
下愚而是何人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

謂

舊本注上稱也以上十二
字分在本文上謂也下
凶爾雅釋詁疏云謂咎惡
也 句讀云此一節言為
善者為吉人

舊本注得下有如字

舊本注作蠅今從小學諸
本注同
按則猶漢書陸賈傳天下
雖有變則權不分之則
句讀云此一節言為惡者
為凶人 詭音癸 譎音
厥
舊本注過作過

豐作象 隙音裕

舊本注作殞今從小學諸
本注及音注並同 吳氏
曰殞身滅性禍止一身故
曰小覆宗絕嗣禍及一族
故曰大

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由是而知為善者吉人之稱
也為不善者凶人之稱也

吉也

者目不觀非禮之色 目之視必
由乎正

耳不聽非禮之聲 耳之聽
必由乎

正

口不道非禮之言 言必由
乎正

足不踐非禮之地 足必由
乎正

正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 親近賢者如就
芝蘭欲得馨美

也

避惡如畏蛇蝎 遠避惡人如畏蛇蝎
之險惟恐中其毒也

或曰不謂之吉人

則吾不信也 則我必說
是善人

陰險 動靜之間
陰暗毒險

好利飾非 好愛財利不顧仁義
文飾已非而遂其過

貪淫樂禍 貪
慕

則覆宗絕嗣 傾覆宗族滅絕子孫

疾良善如讎隙 疾妬良善如讎
怨讎隙之人

犯刑憲如

飲食 自犯刑戮憲章
如渴飲饑食

小則隕身滅性 犯刑之小禍止一己隕沒
其身滅絕性命

大

則覆宗絕嗣 傾覆宗族滅絕子孫

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

則覆宗絕嗣 傾覆宗族滅絕子孫

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

小學合卷

舊本注泰作泰 無吉人
六字

呂氏童蒙訓

舊本注過作過

論語雍也篇朱子曰可者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舊本何作向今從小學諸
本

小學合璧

嘉言

十

不信也 則我必說 傳有之曰 書傳泰誓 吉人為善 吉人作

惟日不足 惟日孜孜只 凶人為不善 凶人作為 亦惟日不

足 亦惟日孜孜只 汝等欲為吉人乎 汝等存心願為善 欲為

凶人乎 願為惡事而為凶人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 生

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 不過循其性之本善而 如此而不

為君子 如此之難 猶可也 猶可以 不勞己之力 既不勞苦

不費己之財 不傷費己 諸君何不為君子 有何所憚 鄉人

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 如此之故 猶可也 可

以為 辭也 父母欲之 為君子者父 鄉人榮之 鄉人之 諸君何不

為君子 有何所憚 又曰 於此 言其所善 出之於口者言其 行

其所善 反之於身者行其 思其所善 存之於心者思其 如此而

不為君子 三者內外皆善無往而不 未之有也 此理 言其不

善 出之於口者言 行其不善 反之於身者行 思其不善 存之於

其為惡 如此而不為小人 三者內外皆為不善則無往 未之有

也 此理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 公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宋紹

程純公也希文范文正公也二公皆少有經綸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至本 其立心也要以盡忠盡信不欺 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

其行己也要端正而又莊嚴清白而又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謹慎見其有操有守而無邪曲之行矣

胡氏家錄 三子長曰黃 次曰寧次曰宏 集疏云 胡安國之傳春秋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 吳氏 曰朱子稱明道十四歲便 學聖人經文忠公浩稱其 得志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藍田呂氏稱其自任之重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 一善成名其自信之篤也 朱子稱文正公自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歐陽 公稱其少有大節於富貴 貧賤毀譽歡戚無一動其

小學合璧

嘉言

十一

舊本其上有善字

下惡下有欲字

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 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 之所思而已

小學合璧

嘉言

十一

心者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
文正公之志也
心者身之主也
信之謂人無實心言行雖
善終非聖賢之徒
云忠信是即我之非
自外復有忠信也
為客常任為主是也
惟守者能守也
諸本注同
敏可以立身果斷可以早
決朱子曰為學之要惟
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
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
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竹簡書法律也
此注及句讀兩義可兼用
分在本文為政事以上六字
切作節今從小學諸本
欲存焉一念之偏不能自
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
此又欲之大者故特以切
居作君集疏云陳襄薦司
馬光等三人

其臨事也要以明白敏達果敢決斷以
辨其事之或是或非而無昏惑之患矣
又謹三尺三尺律法也居官當謹定國法考求

立法之意而操縱之詳審國家立法度之意隨時制宜以斯可

為政不在人後矣則可以治政事汝勉之哉汝當勉勵而行之哉治

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凡正心脩身之道必以是為切身之要務

從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從古之聖人賢人制為禮法無媒不交無幣不親做工夫於男女之際

其可忽乎其可輕忽古靈陳先生為僂居令先生名襄字述古福

教其民曰作文以教為吾民者為子孝

兄友弟恭兄弟待弟以愛弟事兄以敬子孝

男女有別內外有別不相紊亂子

弟有學愛親敬長禮義廉恥務盡所學鄉閭有禮歲時往來燕飲酬酢尊卑之間要有禮讓貧窮

助鄰保之情慶吊無隨農業無得怠惰耕農之業有虧衣食無作盜賊無得妄

患難盜賊不虞患難親戚相救親戚之誼互相救恤婚姻死喪鄰保相

助鄰保之情慶吊無隨農業無得怠惰耕農之業有虧衣食無作盜賊無得妄

以辱先無得學為賭錢無好爭訟無得好為爭訟無以

惡陵善無得持己之無以富吞貧無得持己之行者讓路

各相遜讓耕者讓畔無相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鬚髮頹白老者行於

道路不使負重於背戴則為禮義之俗矣能盡此道為禮讓義理之美俗

右廣立教凡十司馬溫公曰溫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左僕射卒贈溫國公賜諡文正從祀孔子廟庭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不得擅必咨稟於家長自施行

凡事必當密謀稟白於家長而後方行則教令出於家長故家政可得而治矣○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

居家雜儀

小學校壁

凡事必當密謀稟白於家長而後方行

婦云本注云貧窮相守為
恩若妻不養夫喪改嫁
皆是無恩也
男女子又
相亂按小民未可以內
外之別也
注彼列也
別禮作也
寒暄皆以恩往來燕飲
叙老少坐立拜起
去聲鄰保杜氏通
云大唐令四家為鄰三
為保無墮
情今從
作今從
避今從
避今從
諸今從
禮今從
世今從
立今從
毛今從
古今從
舊本注政作長今從本注
居家雜儀

舊本注速行以上九字分在本文之命下 省悉并反

舊本有遷在所上今從小學諸本

注或作式 所作即今並從集疏所引合璧

命下有而行二字

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 竹田定直曰委曲不是枉理而從即是委曲婉順之意

橫渠雜說

為去聲

舊本注之言以上十九字及音注分在本文母露下之言下有為器二字

記而佩之受父母命令即當速行命非一端或行有不逮時省而速

行之時時省察事畢則返命焉事已訖則入面而或所命有

不可行者或父母所命之事恐害於則和色柔聲和悅其顏色

具是非利害而白之陳其事之或或或待父母之許必

害者亦當曲從亦當委曲順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若以其命而

直行已志而竟以已見為是雖所執皆是雖所執已猶為不

順之子亦為逆命况未必是乎况未必合理而○橫渠先

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舜盡事親之道其為父頑母罵

不近人情其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母口不道忠信若中人之

性若常人情性又其愛惡若無害理其父母所愛所惡必姑

力招致為子者當竭力招賓客之奉至於賓客當極力營辦

當竭力經營務以悅親為事親之心為事務欲喜樂其不可計家之有無

不可計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然又當潛自營集使親

難疲親心苟使見其為而不易若使父母見其則亦不安

矣則心亦○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舜能盡事親之道致其悅樂使天下之為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子孝

父慈各止其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所言只為天下無

有不是者皆由其子了翁聞而喜之曰了翁陳忠肅公也聞

不能如舜之孝也了翁聞而喜之曰仲素之論而稱善之唯

易音異

羅豫章孟子說 謚文實

宋人 程氏之學傳之龜

山楊時 傳之羅從彦

文公 孟子離婁篇云舜

盡事親之道而替腹底豫

小學合璧

也四十二字 禮本注由
作非為去聲 竹田定
直曰蓋底字是宋人俗語
與明話用的字同 輔氏
曰羅氏此語甚有力蓋凡
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
也 已既不是則父母豈有不是
是者哉 真氏曰罪已而
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
心也 怨親而不反諸已者
亂臣賊子之心也 程子
外書 舊本注託作托
章句云 親子有病委之庸
醫雖非不慈不孝比之庸
醫不孝 遺書云 且如識
病工也 知醫謂知醫者之
工拙也 未以醫字說得為
醫道也 且如言知人未以
人字說得為人道也 然推
其本則知得工拙亦在自
已 畧識醫道也 遺書推其
本也 此二章互相發明也
不可混說 橫渠語錄
程氏遺書 舊本昏作婚
今從小學諸本 注無上
所字 四作內 句讀云
冠以責成人昏以養宗事
又云此字指報本

程子曰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指南云本有本始
茂水有源始長人有祖乃身之所出則報本之義正人子所當重忽視此者蓋不知其何以為人矣 竹田定直曰奉養事生之事
固所當厚也然只知奉生而薄於事死所謂知父母而不知祖與飛鳥走獸相去一間耳 按不可猶言不可然也 舊本注本作

本無出字今從呂注補之 牲下有月祭二字 初作始今從本注 家必云句讀云此言祭禮之大略 本注云古者廣人祭
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愚按朱子家禮乃曰祠堂者以程子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 廟必云云
高祖以上即當祀也 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鬢髮不相似則所祭已非別人大不便 月朔輔氏曰薦後方食一飲食不敢忘
父母未薦而遽食新焉則
是死其親而無其心矣
時祭本注云古者天子
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
句讀云四時天道之變
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
之始李秋物成之始忌日
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
懷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
行遠之禮 司馬氏曰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
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惟
享太廟用孟月云以此私
家不敢用孟月又云止
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
別位 冬至本注云無
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
考妣享之 或問始祖之
祭朱子曰古無此祭伊川
以義起何祖曰或謂受姓
始祖何蔡氏則祭叔之類
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
古之類 立春本注云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
之祖也 朱子家禮云繼
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
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
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唯如此論見得父母常是而後
天下之為父子者其分始定

彼臣弑其君 弑下殺
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 嘗起於一念之差見
得君父有不是處耳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庸醫 醫者人之生死所係不能慎
擇付託性命於庸常之醫
比之不慈不孝 養子者比之不
孝之子 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所以孝子之養親者
不可不知醫道也
橫渠

先生嘗曰事親奉祭 事親者當自盡其孝順
奉祭者當自盡其誠敬
豈可使他人代為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男子成人則有
冠禮既冠而娶
則有婚禮喪禮所以送終
祭禮所以追遠 冠音貫
禮之大者 此四者禮
之大本也 今人都不理會
今人都不行 射獺皆知報本 孟春獺祭魚季秋射祭獸至於物類
皆知報本之意 射音柴獺他達反 今
士大夫家多忽此 豈期今時士大夫之家多忽畧此
祭祀之禮可以久而不知物乎 厚於奉養

而薄於先祖 厚於奉養生者之道 甚不可也 甚不可 某嘗
脩六禮大畧 六禮謂冠昏喪祭鄉飲酒禮士相見禮 家必有廟
伊川自云願曾纂脩六禮之大節且 家必有廟
士大夫之家必 廟必有主 廟中必立木主 月朔必薦新 薦獻也每
立奉先祖之廟 以依祖考之神 月朔必薦新 月朔日必
獻以新出 時祭用仲月 祭者有牲時祭用四仲月謂
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節也 冬至祭始
祖 始祖始初先民之祖也冬至
陽生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立春祭先祖 先祖始祖以下高祖以
前之祖皆謂之先祖立
春生物之始故 季秋祭禘 禘父廟也季秋成物之始念生成之
象其類而祭之 季秋祭禘 恩故象其類而祭之 禘乃禮反 忌日
遷主祭於正寢 忌日親死之日正寢正堂也君子於是且必有悽
事死之禮 大凡報本 當厚於奉生者 當厚重於奉
存得此等事數件 存謂行之久而不廢數
件謂冠婚喪祭等禮 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 則雖童幼之人習見之
熟可使觀感而知禮義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

也四十二字 禮本注由
作非為去聲 竹田定
直曰蓋底字是宋人俗語
與明話用的字同 輔氏
曰羅氏此語甚有力蓋凡
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
也 已既不是則父母豈有不是
是者哉 真氏曰罪已而
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
心也 怨親而不反諸已者
亂臣賊子之心也 程子
外書 舊本注託作托
章句云 親子有病委之庸
醫雖非不慈不孝比之庸
醫不孝 遺書云 且如識
病工也 知醫謂知醫者之
工拙也 未以醫字說得為
醫道也 且如言知人未以
人字說得為人道也 然推
其本則知得工拙亦在自
已 畧識醫道也 遺書推其
本也 此二章互相發明也
不可混說 橫渠語錄
程氏遺書 舊本昏作婚
今從小學諸本 注無上
所字 四作內 句讀云
冠以責成人昏以養宗事
又云此字指報本

也四十二字 禮本注由
作非為去聲 竹田定
直曰蓋底字是宋人俗語
與明話用的字同 輔氏
曰羅氏此語甚有力蓋凡
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
也 已既不是則父母豈有不是
是者哉 真氏曰罪已而
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
心也 怨親而不反諸已者
亂臣賊子之心也 程子
外書 舊本注託作托
章句云 親子有病委之庸
醫雖非不慈不孝比之庸
醫不孝 遺書云 且如識
病工也 知醫謂知醫者之
工拙也 未以醫字說得為
醫道也 且如言知人未以
人字說得為人道也 然推
其本則知得工拙亦在自
已 畧識醫道也 遺書推其
本也 此二章互相發明也
不可混說 橫渠語錄
程氏遺書 舊本昏作婚
今從小學諸本 注無上
所字 四作內 句讀云
冠以責成人昏以養宗事
又云此字指報本

之道也

古者二十而冠未冠皆為童子名而不宗所以教遜弟別成人之道也

成人者

所謂成人者將責

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

將責以為人子以盡孝親之

禮為人弟以盡敬兄之禮為人臣以盡忠君之禮為人少者以盡順長之禮

將責四者之行於人

忠順四者之禮責於其人

其禮可不重與

由是而知冠禮之禮責於其人

冠禮之廢久矣

溫公嘆曰冠禮不行已久

近世以來

近世溫公自謂宋時

人情尤為輕薄

世衰禮廢人情

為之製公服而弄之

冠者責以成人之道今乃以飼乳之子為之裁製公服以為玩弄之具

已加巾帽

有官者或

十歲猶總角者

其有年過十歲猶總角為角而不冠者

益鮮矣彼責以四

者行

彼雖加以冠服欲責以孝弟忠順四者成人之禮

豈能知之

故往往自

幼至長愚駭如一

其愚頑痴蠢始終如一

由不知成人之

禮責於其人

禮責於其人

李秋語錄云某家舊時祭之外有冬至立春三祭似借舊祭補而用某生祭之適值其生日在李秋遂用九月十五日朱子家禮云繼禘之宗以生祭得祭惟支子不祭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服戲弄之者伊川先生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

成人既冠矣且不以成人望他則徒行此節文何益

字 粹注猶作先好去聲

○鄭氏曰棺在庭中歛尸

○喪大記云水盥不入口

者三日之後乃始食粥雖

食猶節之朝一溢米夕一

溢米而巳也云疏食水飲

飲水者恐飲粥略等

粥此蓋指大夫士庶人三

日而殯者言也又曰文

公家禮齊衰三年齊衰之

五服子為母今此言齊衰

異父母之喪蓋指齊衰之

加服義服及杖期不杖期

等也

道故也

蓋因其自幼加以巾帽不責以孝弟忠順成人之道所以愚駭

古禮雖稱二十而冠

上古儀禮雖稱男

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

然今世衰俗薄因襲之弊不可猝急更變

若敦厚好古之君子

若有敦篤厚重好愛古道君子

俟其子年十五以上

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

能畧曉孝經論語意味畧知禮義之方

冠之

然後可加冠

斯其美矣

此其可以責成人之道則為美矣

之喪既殯食粥

古人居父母之喪未殯之前勺水不

齊衰疏食

水飲

齊衣下縫也衰裳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以極麤麻布為之而緝

齊衰疏食

其下過也疏粗也食飯也以麤米為飯也水飲謂但食水湯也

不食菜果

不可食

父母之喪既虞

父母之喪既虞

茲衰音催疏音疎食音似

卒哭

卒哭者卒去廬中之哭也

卒哭

祭謂之初虞遇柔日兩虞剛日三

卒哭

卒哭

不食菜果

謂味可食

基而小祥

謂味可食

朝夕哭

疏食水飲

可食水漿

可食水漿

不哭猶

疏食水飲

可食水漿

可食水漿

朝夕哭

疏食水飲

可食水漿

可食水漿

朝夕哭

疏食水飲

可食水漿

可食水漿

年加服嫡孫父卒為祖母

若高祖之母兼重母為嫡

子當為後者義服為繼母

齊衰杖期正服嫡孫父

卒祖在為祖母義服夫為

妻不杖期正服祖父為

本疏作疏今從兄弟為

注及音注並同小學諸

下闕一字布作衣今並

從其注舊本果並作菓

今從小學諸本食音嗣

鄭氏曰骨肉歸于土塊氣

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

復三祭以安之卒哭章

句云卒止也止無時之

惟朝夕各一哭也賈氏

曰唯朝夕各一哭也賈

時之哭朱子家禮云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

祭漸用吉禮而小祥

吉也期並音基醯呼

雞反小祥大祥舊本注

上周作小祥大祥舊本

字小祥食菓之時但用

其周年也是日易練服

祭用吉禮故謂之小祥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

已越三年則除喪矣故

謂之大祥

食菜果

謂始可烹

又暮而大祥

又暮謂第

二周年也

中月而禫

禫除服祭名也中月

謂大祥之後閏一月

也自初喪至此不計

禫禫者淡然平安

之意也○禫徒感反

禫而飲醴酒

禫祭之後始

始飲酒者先

飲醴酒

必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

乾肉乾肉脩

肺之類味

蓋者也

古人居喪無敢公然

食肉飲酒者

不忍之心

漢

昌邑王奔昭帝之喪

崩無嗣徵賀即位而奔

赴其喪

居道上

不素食

謂食

霍光數其罪而廢之

大將軍霍光奏於

太后數責其罪罷

居喪無禮

何曾面質籍於文帝

坐曰

晉阮籍負才放誕

自負文才而放肆妄誕

居喪無禮

何曾面質籍於文帝

坐曰

晉阮籍負才放誕

長猶尊也不

可尊長也

因言於帝曰

文帝曰

公方以孝治天下

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

食

肉於公坐

而許阮籍居親喪

宜擯四裔無令汚染

華夏

此

不孝之人當擯逐於

四夷之

地無使汚染華夏禮

義之俗

宋廬陵王義真

南朝宋武帝劉裕之

子封廬陵王名義真

居武帝憂

帝之喪

使左右買魚肉珍羞

於齋內別立厨

帳

別立饗厨惟帳

以為飲燕之所

會長史劉湛入

會遇也遇長史之官

劉湛

命臚酒炙車螯

臚羊豕臂也炙燒也

車螯海蛤也

湛正色曰

公當今不宜有此

設

公謂義真也當今居

父之喪必須

義

真曰且甚寒

今日且天

甚寒冷

長史事同一家

長史與我事

望不

望不

望不

望不

望不

為異望不酒至酒至湛起曰劉湛起既不能以禮自

處居喪飲酒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遇我設酒又不隋煬

帝為太子又隋朝煬帝為太子之時居文獻皇后喪居其母文帝之右獨孤

每朝令進二溢米一升所盛曰溢以米一升分為二十四分而私

令外取肥肉脯鮓而潛自令人取置竹筒中藏置於以蠟

閉口用黃蠟封閉竹筒衣襪裹而納之襪即袖也今人謂之袂是

武穆王之曰安其父武穆王司馬殷時猶食雞臠尚食雞肉羹其官

屬潘起譏之曰其在下官屬姓潘名起者譏調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蒸

熟猪肉也昔晉朝時阮籍居親之喪而食蒸熟之豚何代無賢何代無食肉之賢者然則五

代之時然則梁唐晉漢周五代時居喪食肉者若馬希聲親之喪食雞臠者人猶以為

異事當時之人禮法嚴肅猶以食雞臠為怪異之事是流俗之弊是知其飲酒食肉其來

甚近也非自五代起也今之士大夫居喪温公自嘆今我宋朝士大夫居親之喪食

肉飲酒公然食肉公然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又甚至於無禮者相從賓客飲宴會

覩然無愧見人而安於無禮不以為愧人亦恬不為怪人之見聞者亦恬然

人或初喪未斂或父母始死其棺柩未曾殯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親

賓朋則携酒饌前慰勞賓朋則携酒饌前慰勞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

連日相與勸酬飲酒及葬亦如之及至葬親之日亦如初喪甚者

初喪作樂以娛尸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樂及殯葬

文飲啜下注相與及音注遷在本

謂本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斂去聲

詩何人斯篇朱子曰覩面見人之貌漢書賈誼傳顏師古曰恬安也

禮本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斂去聲

謂本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斂去聲

謂本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斂去聲

謂本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斂去聲

集注注作哭

凡居云句讀云禮也

若有云又云權也
集飲酒食肉作食肉飲
酒
舊本注疏作蔬

素作飲 羸倫為反

權本珍羞作珍饈 又被
作披今並從小學諸本
樂音洛
衰音淮

樂音洛

衰音淮

十七

殯葬埋 則以樂導輜車 輜車喪車也則以音樂在前 而號泣隨

之 而子號慟涕泣 亦有乘喪即嫁娶者 亦有承父母之死喪即

噫 傷嘆 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乃至於如

其禮 凡居父母之喪者 温公又教人居 大祥之前 於大祥

前 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 暫且飲酒食 疾止

疾愈 亦當復初 亦當如初時不 必若素食 必若疏 不能下咽

不能下咽 久而羸 素食之久至身體羸瘦氣 恐成疾者可

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 畧助其口 不可恣

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 不可忘其哀戚而恣 是則雖被

衰麻其實不行喪也 其心實與常人無異 唯五十以上血

舊本聽作叻今從小學諸

本注同 句讀云法謂法律 復扶

又及 舊本橫作樸 又室下有

以字今並從小學諸本 氏曰古者父母之喪倚水

為廬在中門之外東方北 戶倚壁西至地既虞之後

柱楣剪屏乃西鄉開之今 所謂朴陋之室殺古倚廬

之制也 賈氏曰凡言次 者倚廬室以下總名孝

子次於中門外哀親之在 外斬衰者謂斬三外布為

衰裳 本注云古謂葛薦 皆失兼反 枕去聲

舊本注上也下有聲音擊 音注 說文云擊未燒博

坏也 鄭氏曰麻在首在 腰皆曰經首象緇布冠之

缺項腰經象大帶絞帶象 革帶不脫經帶哀戚不在

於安 賈氏曰不脫經帶 冠衰自然不脫以其經帶

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 必藉飲酒食肉以扶 則不必然

耳 則不必如此 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 其有居親之喪忘哀

國有正法 國家自有正 此不復論 於此不復論及之 ○父母

之喪 言居喪男女當 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 男

居外故以中門為限而就於外擇 樸素鄙陋之室以為喪之室次 斬衰 不緝下者謂之斬衰不曰截而曰

○衰 寢苦 苦藁草也寢苦者 枕塊 塊土也枕塊者 不脫經帶

音催 經帶以麻為之在首曰經在 腰曰帶俱不忍脫 ○經音迭 不與人坐焉 不與人坐蓋喪次 婦人

次於中門之內別室 婦人喪次於中門 撤去帷帳衾褥華

麗之物 撤除也帷帳衾褥與夫華盛艷 男子無故不入中門

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 又引故事以見

學合卷

符使陰陽五行數術推人
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
具贊幣燒香陳讀曰奏上
天曹謂為除厄謂之事
示蒙句解云絕於言議者
以家法禁之故於此事絕
無有言論評議者○程氏
遺書下樂音洛○程氏
曰具慶者謂父母俱存者
貝原益軒曰程子以父
母沒後生日為樂者為非
是賢者之至情固可謂敦
厚之至也今竊以世之
人情斟酌之苦節不可負
者非性情之正也禮曰樂
其所自生夫生日為樂
自是人情之所不免也為
人子者逢父母生日思慕
悲哀而食素者固其所也
逢吾之生日思父母生日
之思而樂而不忘者雖非
具慶亦於愛親之道無所
害唐太宗天資慘刻短於
孝友却為悲數之言乃謂
者矯飾之言而已恐為情
人情之制而強為則民六
情之正而不強為則民六
易從而已○章句云以上
廣父子之親○本中宋人
章句云如家人和而率

矣 若父母俱存而全慶
者可以宴樂其親也

○呂氏童蒙訓曰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正
獻公之曾孫也仕至中

書令人著 事君如事親 事官長如事兄 事官長
童蒙訓曰 事君當如事父 母之孝以盡心 當如事
兄之弟 與同僚如家人 與猶處也處同官之僚友 當如一家之人必欲其和 待群吏如奴

僕 待群吏當如奴 僕臨之以莊 愛百姓如妻子 愛養百姓當如 妻子必盡其慈 處官事如

家事 乃吾職分內當然之事治之當 然後能盡吾之心 必是如此 然後能盡

我之 如有毫末不至 之間有一毫末 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本心 或問簿佐令者也 或人問於 伊川先生

乃及諸身皆是我之心有所未盡 其誠可不夙夜匪懈以求其盡哉 簿所欲為 主簿或有作為 令或不從 昔依從 柰何

曰邑之主簿之官乃 輔佐縣令之人也 簿所欲為 主簿或有作為 令或不從 昔依從 柰何

如何 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 當以至誠 心意動之 今令與簿

不和 如今之縣令 只是爭私意 而致爭競 令是邑之長 且

之以正也如奴僕待之以
親而能教也如家事周而
不苟也 舊本注君下無
當字 程氏遺書 常 舊本
下簿作程今遺書 常 舊本
而令自感動非欲動之也
作意為此也 程子曰不
能動人者只誠不足也○
近思錄 集成云魏文帝
元年始立九品官人之法
大位者乎 舊本注物居
惠利作則惠利之施○明
道行狀 安禮字立之○明
薛氏曰為政通下情為急
能正人者 章句云正已而
格物言己之身無不正已
德不足感而後可以正人
怨之道非謂全無防檢之
正也 舊本注致作已之
程氏遺書

令乃一 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 為至簿者若能事親 過則

歸已 謂是我不能盡做 善則惟恐不歸於令 事有得宜則謂非

積此誠意 積此誠意 豈有不動得人 豈不感動而使 明

道先生曰一命之士 周禮九命一命即 苟存心於愛物 若能

存心於愛人 於人必有所濟 則其恩惠亦 劉安禮問臨

民 程子門人劉安 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當存心

以平易近民使下民 問御吏 又問治 曰 正已以格物

正已之心而能窮致事物之理則 明無不照彼吏胥安得肆其姦乎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

其大夫 非謂非議其過惡下 此理最好 此理最為忠厚此益 古語而程子稱之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 做官 唯有三事 非止一端而其功 要唯有三件事 曰

三宅緝明日禮法改作法
度則佳此三者反覆相因
並切事理居官要法莫過
焉

句讀云媪牙婆也此注云
媒婆也按較耕錄云六婆
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樂
婆穩婆人家有一于此而
不致盜者幾希然則媪
總謂六婆類也
讀書錄云清心省事居官
守身之要
少為並去聲
舊本猶作滑今從小學諸
本注脫去以上廿六字
分在本文所餌下省息井
反舊本注利作竹田定
集疏所引合璧人雜錄
直曰此章出呂舍人雜錄
也蓋以呂氏之言故首章
以童蒙訓蒙下數章矣
集復政作政復
謹去戰反

舊本只作必今從小學諸
注舊字以上八字分在木
文文字下日月以上六
字分在本文日月以上六
字以上六字分在本文押
字下音注選在舊字下
探集韻云挑取也
華文類聚姓名部云唐人
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
以為私記故為華書王荆
公押石字事物紀原華
押條云古者書名破真從
草取其便於書難於摸倣
判形也舊本注免作勉
辨志錄云當官既自廉
潔須關防小人如文字登
引皆須明白以防中傷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
陽事也文選注李善曰
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疏
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
魏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
魏以前天子亦得上疏

小學合璧

嘉言

二十

清謂廉潔曰慎謂謹守曰勤謂勤於知此三者若知此三則

知所以持身矣則知所以守身可○當官者凡異色人皆

不宜與之相接異色人謂不守常業或有奇異詭術者巫祝尼媪

之類巫祝燒獻紙錢祈祝者尼女僧也媪媒婆也巫祝則有尤宜踈絕

當踈遠禁絕之要以清心省事為本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官守之初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

察年少識見未明多為狡猾之吏以微利相奉所得毫末而一任

之間不復敢舉動而做官一任之間受其牽制而不敢有所舉行動作大抵作官嗜利

於此推之大抵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而吏人乘其汚濁逞其竊利不

可量矣○以此被重譴因此而獲良可惜也○當官者先

以暴怒為戒做官臨民者或有惡言相激非禮相犯尤宜小忍必當以驟忿為戒事有不可

當詳處之當再忍詳審處之必無不中必無不於理若先暴怒只能

自害能自害豈能害人又豈能害當官處事做官處但務

着實但務誠實如塗捺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假如塗

萬一敗露此等詐偽萬一得罪反重得罪反

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非唯得罪設或僥倖而

○王吉上疏曰漢宣帝諫議大夫夫婦人倫大

綱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大壽之萌也大折年壽

俗嫁娶太蚤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教化修未知

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不識父母之道是以教化不明

小學合璧

嘉言

十一

舊本太作大 又子作之
今並從小學諸本 注子
作之理 ○文中子事君篇

通字仲淹王凝之兄王
勃之祖父也 房玄齡魏徵
等皆出其門 句讀云財

謂男之聘財女之資裝
字景云北狄曰虜 司馬
氏曰今世俗之貪鄙者將

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
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
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至

以立求售其女者亦有既
嫁而後欺給負約者是乃
賄賂賣婢鬻奴之法豈得

謂之士大夫婚相哉其舅
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
以據其念由是愛其女者

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
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
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

貨於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
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為
仇讎矣云然則議婚姻有

及於財者勿與相婚相可也
○文中子魏相篇 ○集疏
早作發 少去聲 舊本

注上之作亡 騰音孕
真氏曰古者自天子至於
庶人妻妾勝各有等級之

廉之序不紊此夫之正也
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失
使怨曠之禍不與此婦之

至於妾勝很多未有不為
家之害者內或陷子弟於
惡外或生讎讐之變無所

不有欲正其家者於此不
可不戒 ○温公書儀 舊

本注特並作持

本注當作常 父祖作祖
父 舊本其作於今從小
學諸本 塔荷云句讀云

此言塔之性行當察也
集盛成作貴 婦者云句
讀云此言婦之性行當察

也 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
家道衰故曰所由盛衰

舊本注特並作持

家作宗 究作旁 句讀
云富貴有命不可必得假
使因依而得之是亦妾婦

之妾婦耳 竹田定直曰
孟子曰以順為正者妾婦

之道也 云今以文人從妾
婦之勢乃為妾婦之妾婦

也 言行錄 瑗宋人 舊本
注瑗作接 吳氏曰女婦

之性大率畏慕富盛而厭
薄貧賤

蓋其血氣未定傷於色 而民多夭 而民多夭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慾是以教化不能修明 婚娶者所以合二姓之好 上以奉事宗廟
時大儒著書曰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中說謚文中子 婚娶而論財 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文中子曰 文中子姓

舊本注長作為

集致致作至章句云偏
愛情愛之偏也私藏各蓄
錢財以自私也
集或賊作寇

句讀云若汝也

惴之瑞反

程氏遺書

舊本注門作問

義者九人家兄弟同胞共乳一氣所分無有不是讓義者盡因娶婦入門有非戾者皆娶婦人入門異

姓相聚異姓之人互相聚集爭長競短爭論已之所長競言彼之所短漸漬日聞漸漬浸潤也言

婦人諸夫之言如水浸物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漸音尖漬音恣偏愛私藏以致背戾以致兄弟背戾

分門割戶患若賊讐使同氣之親其患禍有如賊盜寇仇皆汝婦人所作原

所自皆由婦人所為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男子心腸剛正

不被婦人語言之所迷惑者有幾人吾見多矣吾眼見為婦言迷惑者多若等寧有是耶汝等

寧有此諸言耶退則惴惴弟婦等遵依誠訓退歸私室則惴惴然恐懼不敢出一語為

不孝事不敢妄發一言為不孝敬之事開輩抵此賴之閱等至今籍皇考之訓得全

其家云得保全其家之恩義而不分異云語辭也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

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閭閻里巷之門也小人細民也得一食必先以

食音嗣

食父母必先將以進奉父母夫何故緣故以父母之口重於

己之口也蓋以父母口腹之養重過於自己口腹之養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必

將以進奉父母下衣去聲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蓋以父母

之奉重過於自己身軀之奉也至於犬馬亦然至於犬馬亦是如此待父母之犬馬待

母所愛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亦必重於自己犬馬無一不順其心也獨愛父母之

子至於父母之子吾同却輕於己之子却減於愛自己之子甚者至若

仇敵其有甚於乖違舉世皆如此舉世之人皆是如此不知親愛之理惑之甚矣

可謂迷惑於理甚矣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小雅斯干之詩有言兄及弟矣

兄弟與式相好矣式相愛好矣無相猶矣無得相似其不愛矣言兄弟宜相

好言兄弟宜相愛好不要相學不要相效其不效猶似也猶字即似字之義也人情大

學人情大

舊本音注無下字句讀云夫愛父母之口重於馬於己之口重於馬者天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重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蔽則弟也章句云愛父母之口重於馬者無所爭而然也愛父母之子重於己之子者或爭偏愛或爭私藏也怒宿怨之所積也處兄弟者若常思為父母之子其不相愛者寡矣又云此一章言愛其親者必能愛其兄弟舊本注咸於作減所舊本敵作敵今從小學諸本○橫渠詩說曰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舊本注上字作字

學

廿四

舊本注以故作故以終
作也指南云而已字見
已施之外無他念也章
句云以上廣長幼之序
程氏遺書

句讀云無圭角謂去方而
為圓也

橫渠語錄 論語李氏篇
朱子曰善柔謂工於媚說
而不諒
袂眉銳反

加增韻云施也著也
氏曰始則氣輕而苟於
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
若其果有益於已乎
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
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歡

之效尤速 舊本注效作

舊本曰下有呂本中所著
童蒙訓注 分音問 舊
本注無官字今從句讀
父祖作祖父

集成標題云舉將座主也
三宅緝明曰科舉薦我
者謂之座主 又曰舉將
其加將字者古刺史兼軍
職故其部下郡縣被薦白
之秀孝稱為舉將而後世
遂以名座主爾

章句云以上廣朋友之交
名臣事實

句讀云公二歲而孤親謂
母也 養並去聲
舉取亂反

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人情大抵之病以恩惠及人其人不容則止故恩不能

終以故恩愛不能盡終不要相學橫渠復戒之曰己施之而已但盡已之情而止勿

責入可也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近世風俗淺陋鄙薄而無篤厚之意以相歡

狎為相與且如交友之道以相歡相狎為相與一於和好流於私襲矣以無圭角為相歡愛

以無圭角為相歡愛不辨歡愛而專於彌縫矣如此者安能久如是歡狎無圭角則此心無王安能長久若

要久若欲久交不衰須是恭敬須以恭敬為主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

也君臣朋友一以義合皆當以敬為主也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

柔以相與但擇其儒善柔弱工於媚悅而不實之人相與為友拍肩執袂以手拍肩牽執衣袂以為

氣合自為氣味相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念怒之氣互相增加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朋友之道於交接之際欲其各相謙下而不厭倦乃能長久故於朋友之間

主其敬者日相親與所以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謹者日相親就得效最速久交之下得效

甚易童蒙訓曰同僚之契謂同僚契合者交承之分新舊官交代之際有

兄弟之義各相親愛有兄弟之情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至其子孫念父祖有同僚之愛

亦世世講明而不忘前輩專以此為務前輩之人專以契愛忠厚為事今人知之者益

少矣今人世降俗薄知此道者益鮮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

者又假如舊時薦舉我佐官之任將及曾為我舊任所考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後來我之官雖在上

前輩皆辭避坐下坐前輩之人以舉將有薦辟之恩故於會聚之際皆辭避處於下坐

風俗如此此謙讓安得不厚乎感舊俗之厚而傷今之不然范文正

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蘇州吳縣人姓范名仲淹字希文宋真宗朝進士卒謚文正公為參

知政事時告白於諸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言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文正自謂妻李氏也吾親文正

小學合聲

句讀云甘旨美味也

舊本而作時

又已作以今並從小學諸
本集疏早作蚤今親不
云人子享厚祿至今親不
沾祿養并不得共婦養親
追憶貧時能不泣下沾襟
集疏疎下有也字

舊本注日作人

章句云恩例一時君恩所
賜與三宅緝明曰恩例
謂郊祀軍恩等類雖非
時恆規然亦為定例容
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
義井之類是也集疏云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父仲
淹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
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
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
數供給衣食及嫁娶喪葬
之用謂之義莊言行錄
云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
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
歲衣練一匹嫁娶喪葬皆
有贍給娶族人僅百口
温公家儀舊本子第作
弟云今從小學諸本御
正韻云統也分之分本
注云謂使之當舍廢庫
庖厨舍業田園之類及
之云又云謂朝夕所幹
非常之事稱去聲句
讀云量入以出入多則出
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
給有則豐無則儉也云品
錄言其當均一言其平元
雜贏剝備防也不虞謂不
可虞度之事云此皆制財

自謂母汝母躬執爨汝母親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

而得厚祿我今居宰職而欲以養親親不在矣而吾親汝母

亦已早世汝母今亦以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

之樂也吾所最恨者吾親與汝母不沾吾吳中宗族甚眾

蘇州吳縣也范氏宗族甚多於吾固有親疎以我之身論之固然吾祖宗視

之以吾祖宗一則均是子孫皆是吾祖固無親疎也固然無

疎之氣之恩視之苟祖宗之意無親疎若以祖宗之心為一則饑寒者

則饑而無食寒而無衣吾安得不恤也吾安得坐視其自祖宗來積德

百餘年而始發於吾文正又惟念身之富貴實由祖得至大官

今日得為大官享受大祿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若獨樂其身而不顧

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死去安可見今何顏入家廟

乎今日有何面目於是恩例俸賜於是將皇恩常例常均於

族人常均分與并置義田宅云於吳長二縣置立義田宅以

司馬温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必謹守先王所制之

以御群子弟及家眾以御眾子弟及家分之以職量子弟家

授之以事任之以當幹之事謂而責其成功而責其

家之有無隨家道錢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以

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

費裁減繁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常須

小學合璧

用之節也 舊本注下費
作廢之財以上十字及
音注分在本文贏餘下
等不測作不測等 集成
及句讀贏餘作贏餘疏作贏
贏餘禮玉制篇云量入以
爲出陳氏曰蓋每歲所入
均析爲四而用其三年年
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
一歲之用矣 章句云此
一章廣通論明倫而獨言
睦族治家之道蓋所厚者
薄無所不薄乃五倫之根
本也實明倫最後十一章
亦此意 李氏曰首十四
章廣父子之親次十章廣
君臣之義次八章廣夫婦
之別次四章廣長幼之序
次三章廣朋友之交末二
章通論五倫之義 漢書
本傳 王問仲舒專王句
踐與池庸大夫種地義謀
伐吳亦以爲魯有三仁對
以專本無一仁 句讀云
仁者心之德仁人者無私
欲而有其德者也 朱子
曰道義是箇躡用道是大
綱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
三宅解明曰道者自然
之理義者當然之制故正
其義一句是就心上而言明其道一句是就事上而言然心之正義乃事之明道也事而明道乃心而正義也心非事而明道乃心而正義也心非事而明道乃心而正義也

右廣明倫 凡四十

董仲舒曰 仲舒廣川人漢武帝時對天人之策爲
江都王相王問粵國三仁仲舒對曰 仁人者正其誼
誼與義同當然之理也仁德之人
心無一毫之私惟欲正之而已 不謀其利 爲一有圖利之心則是有所
爲而爲之非正其誼矣
明其道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仁
人者惟欲明之而已 不計其功 介乎其間而非明其道
矣 爲心欲其少 智欲圓而行欲方 行欲其圓則通而不滯
則常存敬畏 語云 從善如登 善難進故如登愈登則愈高而不
崩 惡易陷故如崩愈崩則愈墜而愈 孝友先生朱仁軌 先生姓
軌字德容諡 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孫思邈曰 唐孫思邈言 膽欲大而心欲小 則敢於有
爲 智欲圓而行欲方 行欲其圓則通而不滯 則敢於有
爲 語云 從善如登 善難進故如登愈登則愈高而不
崩 惡易陷故如崩愈崩則愈墜而愈 孝友先生朱仁軌 先生姓
軌字德容諡 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 我終身讓
與之行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濂溪周先生曰 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
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
先生賜諡元公 聖希天 聖人以
汝南伯從祀孔廟 賢希聖 賢人以
爲法 伊尹顏淵大賢也 且如姓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 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
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 一夫不得其所 惟恐是民
之民或有一人不
被其澤而恥之 若捷於市 若被人楚捷
于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 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久而不
違其心德之仁 志伊
尹之所志 伊尹之志 恥君不爲堯舜之君 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
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 學
顏淵之所學 顏淵之學 不遷不貳 心法學者能學顏子
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 過則聖 其
過於伊尹顏淵 及則賢 至於伊尹顏子
之地則爲聖人 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不枉百步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彼雖先我而行而 終身讓畔 我終身讓
與之行

常 楷本注兩我上並有
以字 畔作耕 畔說文
云田界也 句讀云何障
而不為乎 李氏曰易曰
謙德之柄也 夫謙則德為
之主 〇通書 希廣韻云
望也 指南云 聖人以天
為法 望其德齊於天 伊
尹書說命篇 舊本於
作于今從小學諸本 顏
淵論語雍也篇 舊本
注無下而恥之三字 仁
作仁 胡氏曰 周子患
以發策決科 策身肥家希
世取寵為事故曰志伊尹
之所志 患人以廣聞見工
文詞矜智能 慕空疎為事
也 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人
斯道之大 而其用無窮矣
許氏曰 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 出則有為
處則有守 大丈夫當如此
朱子曰 三者隨其用力
之淺深 以為所至之遠近
不失令名 以其有為善之
實也 〇並去聲 集疏
合以下三章為一章 〇上
行去聲 〇舊本護作諱 今
從小學諸本 注求正以
上十字 遷在下注可勝上

名 令善也 或不及伊顏子之地位 則
必有為善之實 而亦不失於善名矣
〇聖人之道 聖人仁義
中正之道入

乎耳存乎心 理當存
蘊之為德行 蘊蓄于中 以之為
行之

為事業 施之於外 以之為
彼以文辭而已者 學者不以德行事
功為重 而徒華藻

陋矣 其志趣
卑陋矣 〇仲由喜聞過
子路有過 喜其得聞 而
改之甚勇 於自修如此

令名無窮矣 故其善名垂
於後世 無窮 〇今人有過 不喜人規
自棄而不

如護病而忌醫 寧滅其身 而無悟也 寧滅亡其
身 而不知

〇明道先生曰 聖賢千言萬語 聖賢傳所載
千言萬語之多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只是欲人
收心以復

自能尋向上去 放心既收 自然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

〇心要在腔子裏 心至虛靈為一身
之主 常要在腔子裏

伊川先生曰 只整齊嚴肅 學者必欲
氣質只欲

一則自無非辟 衣冠整齊 則心便一 貌放肆 而中心能一者
一則自無非辟

伊川先生甚愛表 記君子莊敬日彊 安肆日偷之語 表記禮記篇名也 伊川甚
愛表記中所載之語 君子

情纔放肆 則日就曠蕩 肆日偷之語 自檢束 則日就規
矩 此伊川申莊

人於外物奉身者 事事要好 常情於身
外之物 如

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只有身與
心 自家當

却不要好 却不知檢束 苟得外物好時 若得身外之
物件 件美好 却

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抑不知自身與心
才不潔 亦於吾人

伊川申莊 〇人於外物奉身者 事事要好 常情於身
外之物 如

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只有身與
心 自家當

却不要好 却不知檢束 苟得外物好時 若得身外之
物件 件美好 却

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抑不知自身與心
才不潔 亦於吾人

伊川申莊 〇人於外物奉身者 事事要好 常情於身
外之物 如

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只有身與
心 自家當

却不要好 却不知檢束 苟得外物好時 若得身外之
物件 件美好 却

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抑不知自身與心
才不潔 亦於吾人

伊川申莊 〇人於外物奉身者 事事要好 常情於身
外之物 如

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只有身與
心 自家當

非出於氣稟之偏 則由乎物欲之誘 人能知而改之 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 不知則其過愈深 將陷溺焉 而失其所以為人矣 是豈
可不懼哉 人有告我以過 我因得而改之 以復於善 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 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 則亦不能然也 禮檀弓篇陳
氏曰 意而傷嘆 〇程氏遺書 舊本連下無也字 今從小學諸本 求放心 孟子告子篇 下學 論語憲問篇 朱子曰 反復
不是將已縱出 底收拾 轉
便只是知求放心 又曰 心
本善 而流入於不善 是欲
又曰 此心常在 私欲自
無着處 又曰 求放心 乃
為學根本 田地能如此 向
上更做窮理工夫 方見所
存之心 所具之理 不是兩
事 應自然中節 方是儒
者事業 又曰 收其放心
然後自能尋向上去 又
曰 下學者 事也 上達者 理
也 理只在事 中若真能盡
得 下學之事 則上達之理
便在此 葉氏曰 聖賢無
訓多矣 求其旨歸 則不外
欲存此心 而已 心不外馳
則學問日進 於高明矣 〇
集疏 合以下三章為一章
腔去江反 句讀云 腔
子猶言身子 朱子曰 心
之為物 至虛至靈 神妙不
測 常為一身之主 以提萬
事之綱 而不可有一刻之
不存者也 一不自覺而馳
騁 飛揚以徇物 欲於軀殼
之外 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
綱 雖其俯仰 顧瞻之間 蓋
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

或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
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或
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
何朱子曰思慮應接亦不
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
曰然則方應接時其心在
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
管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
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
讀書許氏曰雖在千萬
人中常知有此持敬之
大畧也○集成及集疏辟
作僻盧氏曰外面整齊
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
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或問人之燕居形跡怠惰
心不慢可否伊川先生曰
未有其踞而心不慢者○
程氏外書 舊本彊作彊
今從句讀及集疏 注精彊
文曰彊下 舊本蓋作蓋
今從小學諸本 按君子
學者稱 朱子曰志也彊
勉力也彊 真氏曰強則
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
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則
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
偷焉則視蔭皆安惟知燕

先不美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孔子曰非禮勿視
禮者天理之
節文非禮者
告以克己復禮顏子聞夫子之言
無所疑問故直請為仁條目
人欲之私也勿者禁止
辭非禮之色目不可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非禮之事
四者身之用也
視聽言動四者
皆由於中
而應乎外
於外者制乎外
學當禁制於外凡
心之所出
而應乎外
於外者制乎外
視聽言動皆欲其正
所以
養其中也
所以涵養
顏淵事斯語
於四勿日用工夫
所以進
於聖人
所以能進步於聖
人之域而為亞聖
後之學聖人者
欲學聖
宜服膺
而勿失也
奉持而著之心
因箴以自警
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皆所以制於外之意也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人心之靈
應物無迹
應外之事無
形迹可見
操
之有要視為之則
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
之而有要以目之視為準則
故交於前

若於物欲之私蔽
其中則遷
則中心遷動
制之於外
學當禁
遮交接於目前
由視非正矣
制於外不
視
以安其內
以安定
克己復禮
則克去己私
久而誠矣
以至久而不息則私欲淨盡表裏
純誠天流行無徃而非仁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
人之生也
之常
本乎天性
性無有不善
知誘物化
而為知識誘於外而忘
然後有聽
遂亡其正
遂喪亡其所
卓彼先覺
卓然彼天民之先
覺者出于其間
所不當聽
閑邪存誠
則能閑防其邪妄於
外而存其誠心於內
非

知止有定
知其所當止之處
閑邪存誠
則能閑防其邪妄於
外而存其誠心於內
非
禮勿聽
非是天理之節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
人心豈能動有
因言以宣
乃因其言語
發禁躁妄
發言時必禁
其急躁狂妄
內斯靜專
於心則靜
而
矧是樞機
矧也樞戶樞也戶由之而開開機弩牙也弩
安專而一
機與戎出好
一言之惡則可以興起其兵戎
一言善可以出人之和好矣
吉凶榮辱惟其

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
非禮之言
非禮之聲
非禮之動
非禮之事
四者身之用也
視聽言動四者
皆由於中
而應乎外
於外者制乎外
學當禁制於外凡
心之所出
而應乎外
於外者制乎外
視聽言動皆欲其正
所以
養其中也
所以涵養
顏淵事斯語
於四勿日用工夫
所以進
於聖人
所以能進步於聖
人之域而為亞聖
後之學聖人者
欲學聖
宜服膺
而勿失也
奉持而著之心
因箴以自警
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皆所以制於外之意也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人心之靈
應物無迹
應外之事無
形迹可見
操
之有要視為之則
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
之而有要以目之視為準則
故交於前

於聖人
所以能進步於聖
人之域而為亞聖
後之學聖人者
欲學聖
宜服膺
而勿失也
奉持而著之心
因箴以自警
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皆所以制於外之意也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人心之靈
應物無迹
應外之事無
形迹可見
操
之有要視為之則
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
之而有要以目之視為準則
故交於前

而勿失也
奉持而著之心
因箴以自警
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皆所以制於外之意也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人心之靈
應物無迹
應外之事無
形迹可見
操
之有要視為之則
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
之而有要以目之視為準則
故交於前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人心之靈
應物無迹
應外之事無
形迹可見
操
之有要視為之則
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
之而有要以目之視為準則
故交於前

之有要視為之則
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
之而有要以目之視為準則
故交於前

故交於前

楮楨樂而已
句讀云規所以為圓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喻禮度也
程氏遺書 舊本注事之 彊在皆要上 集成已自云三字作却已先 鄭氏曰覽鏡而目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
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窻壁有塵則拂之不如此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
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
不能克其類不亦甚乎
章句云但欲得外物之好
則身不捨而心逐於物矣
伊川文集 集成孔作夫
舊本注事身作事心
克己論語顏淵篇 服
膺中庸 朱子曰克勝也
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竹田定直曰已者自己
之身有身必有欲欲則各
所私故曰謂身之私欲
又曰節文者天理之當然
無過不及的規則不是禮
文節數之謂也 存疑云
為聽言動上若一毫私
聽言動四件非禮皆勿克
已之條目盡 黃氏曰
用之相應如人心手足
氣所貫初非截然為二物
也心所念慮則手足隨之
手足痛痒未有不達乎心
者仁之與禮本未發之軀
也一有私欲出於非禮則
天理之節文者亦為之動
而心之全軀亦不得以自
全矣故程子於四箴之序

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
非禮之言
非禮之聲
非禮之動
非禮之事
四者身之用也
視聽言動四者
皆由於中
而應乎外
於外者制乎外
學當禁制於外凡
心之所出
而應乎外
於外者制乎外
視聽言動皆欲其正
所以
養其中也
所以涵養
顏淵事斯語
於四勿日用工夫
所以進
於聖人
所以能進步於聖
人之域而為亞聖
後之學聖人者
欲學聖
宜服膺
而勿失也
奉持而著之心
因箴以自警
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皆所以制於外之意也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人心之靈
應物無迹
應外之事無
形迹可見
操
之有要視為之則
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
之而有要以目之視為準則
故交於前

外者也就其輕重疾徐以見氣象之美惡是理會氣象之工夫詩相繼篇朱子曰止容止也李氏曰子曰止容止也李氏曰

說學者德勝氣實則百事是當其為君子可知德不勝氣實則百事非其為小人可知貴賤壽夭雖理之空然非君子之所急○論語為政篇及顏淵篇○舊本蓋作蓋今從小學諸本

集疏云點檢逐一審察也懶集韻云意不滿也

集成耶作邪

酬酢事變 舊本注嚴作受

集成闕作闕 舊本注凡作用無畧字 李氏曰學者當勉乎周詳而戒闕畧何古人之不可及○句讀云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恩讎不當分明

也 舊本注復作服

言行錄 張釋求人 舊本注凡句讀云銘者自警之辭慎謂不為食節謂不恣食措謂不忤率正謂不偏邪行並去聲 舊本注大欲存作所大欲

按見善二句是好善惡之意

事是當 諸事皆當乎理 其為君子可知

氣象者辭令容止 夫氣象者言辭命令容貌居止

輕重疾徐 輕浮重厚 疾躁徐緩

足以見其美惡 亦貴賤壽夭之所

子小人於此焉分

不獨君子小人於此 亦貴賤壽夭之所

由定也 其氣象重厚徐緩者必貴必壽 氣象輕浮疾躁者必賤必夭

○攻其惡 學當察其身 蓋發語辭學者當攻 治其自己之過惡

無攻人之惡 無治他人之惡

蓋自攻其惡 治其自己之過惡

夜且自點檢 必須早晚 自心點檢

絲毫不盡 日用常行之際其或絲毫之微有不盡善處 則慊

於心矣 則中心慊然自為 不足○慊謙上聲

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豈有閑暇工夫點檢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 大要猶言大抵也前輩先輩也 後輩之人治已寬縱凡 作事大抵多空闊忽略

○思謹分 識道君子非 遍詳悉 後輩作事多闕略

明此四字 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務要報復分明

非有道者之言也 有識道君子非 怨務要報復分明

無好人三字 人性本善若鄙薄 世人無好善人

非有德者之言也 成德君子 非有此言

後生戒之 爾後生小子當以道 德為心宜深戒之哉

○張思叔座右銘曰 思叔名 壽安人伊川先生之門人也思叔欲謹言 行故刻銘於坐席之右以為規戒之辭言

凡行必篤敬 凡所行之事必 敦篤必敬謹

飲食必慎節 飲食人大欲存 必謹慎必樽節

字畫必楷正 字為心畫心有 正則畫亦不正矣

容貌必端莊 容貌舉一身而 言必端嚴莊敬

衣冠必肅整 衣冠所以正容 儀必莊肅齊整

步履必安詳 足容重行步履 踏必安定詳審

居處必正靜 居處恭必 端正寧靜

作事必謀始 所作之事必謀 於始 後行則無後悔之失

言必顧行 所發之言必思 可行而後言則無易言之失

常德必固持 常德即中庸所謂 庸德持守之固而

然諾必重應 然諾皆應辭也 然諾人之 言應聲必重則言可復矣

見善如已出 見善如已出 是善也

見惡如已病 恐已亦有 是惡也

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 是善也

小學

小學

嘉言

卅二

省總結上文言凡此十四件事不過取其日用言動書此當座隅此書

於坐席右朝夕視為警自朝至夕視胡文定公曰人須是

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一切世味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不要

有富貴相富貴氣象則務孟子謂堂高數仞八尺曰仞孟子嘗

者有數飲食列于前者侍妾數百人侍御之婢妾有

我得志不為我雖得志於學者須先除去此等為學之士

道德為心須先除去此等驕奢之態常自激昂當自激勵昂舉其分便不到得墜

墜便不墜墜於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常愛姓

孔明者當東漢獻帝之末親不求聞達後來雖應

劉先主之聘後來應蜀先主劉備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與

集疏云將軍相宰相孔
明兼總之句讀云握猶
掌也

主孫權魏主曹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此當

成都有桑八百株桑樹成都四川成都府也薄田十五頃有

在外臣身在官別無調度別無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階下不別治生

及卒果如其言此可見其志在報如此輩人

戒曰宋寧宗時人姓名冲字益一不言朝廷利害朝廷之事

邊報差除邊境急報與夫差遣除官之事此二不言州縣官員

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漢書田蚡傳顏師古曰凡

舊本注無上有字株作
王篇云田百畝為頃

舊本注無上有字株作
王篇云田百畝為頃

舊本注無上有字株作
王篇云田百畝為頃

舊本注無上有字株作
王篇云田百畝為頃

舊本注無上有字株作
王篇云田百畝為頃

字典云有心而惡謂之惡無心而惡謂之過

集疏附作就

媒音薛 蝶說文云續也 舊本戲作戲今從小學 諸本又云同索求也 爾雅 釋言云干求也 示蒙句解云以上七條慎 言語之戒 舊本每條首 無一二等字今從句讀及 集疏一人云本注云及 人批於某處問訊干求若 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 者則可至誠却之若已 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至 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 二與不與成私書作文字 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 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 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 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 候其叙書方復進以續前 話若其人置几上亦不可 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 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

書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着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 三凡云句讀云文字如書簡簿籍之類 本注云 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檠等內翻省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歷若人將文字令已着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 端也 四凡云舊本注過作過 本注云凡借一物上至書冊下至器用皆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已物者用 終畢即時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乘氣者於已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非 用豪氣之所及無德之一端也 五凡云舊本注擇作擇 取之作取而 本注云凡飲食餅餅去皮饅頭去帶肉去脂皮之類皆 非成人所為癡騃無智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 六與云處上聲 本注云凡與人同坐夏則已 擇涼處冬則已擇暖處及 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 德之一端也 七凡云誠 音底 本注云富貴高下 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輒 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 歡談可見不知義命若不 得實即是痴疾用心不佳 莫此為甚 示蒙句解云 以上七條皆慎行事之戒 也 凡此云句讀云凡此 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 慮之萌而謹之於事為之 著者也 〇胡子知言 胡 宏宋人安國之子 舊本 注龐作尾 句讀云言今 之儒者學文藝而于仕進 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 存心修身雖古人亦可及 也 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 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

舊本曰下有顏之推所作家訓曰注

川縣官員 長短得失 長短得失非 身家所屬 下民所議也 三不言眾人所作過惡

隱惡揚善君 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趨奉時豪依附勢 子之立心也 要形之於言是有

慕貴 五不言財利多少 形之於言是 有計利之心 厭貧求富 厭貧賤貪 富貴形之

於言不 六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 評論女婦形之 於言非正人也 七不 知命也 又曰 范益謙 又戒曰 一人

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干索他人酒食形之 於言是無恥也 又曰 范益謙 又戒曰 一人

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 他人附寄家書私信不 可開藏拆封沉滯停滯 二與人並

坐不可窺人私書 見人所得書信不可 近前窺視以于他私 三凡入人家不可

看人文字 人家文字或有記事冊子或 有錢穀文數故不可看矣 四凡借人物不可損

壞不還 借人之物上至書籍下至 器用皆當愛護過於已物 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

取 不可揀擇其精美者而 取之粗惡者而去之 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與

同居處不可擅擇便 於已利於已之處 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 見人富有 有貪慕之心而歎羨之不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 一或有 足以 有嫉妬之心而詆毀之 於存心修身大有 所害 見用意之不肖 足以見其人 於存心修身大有 所害 因書以自警 因書之於座 〇胡子曰 胡子名宏字仁仲 號五峯先生 文定 公之季 今之儒者不過好文 移學文藝于仕進之 子也 辭以于時取寵而已 苟能移學文求仕之心 於道藝之學以善其身 則何古人 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 苟能移學文求仕之心 於道藝之學以善其身 則何古人 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 惟恐文藝 之不及 朋友以 仕進相招 仕進相招 惟恐或後 往而不返 一以學文于仕為心 則心始 荒而不治 則其本心方始荒怠 萬事之成 所以諸 咸不逮古 先矣 皆不及古 〇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 夫人所 以讀書

先矣 皆不及古 〇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 夫人所 以讀書

音注去聲以上十字分在
本文沮喪下無二音字
淫作茶淫無二音字
句讀云猛暴強悍剛惡也
茶韻會云疲貌詩小
是篇朱子曰沮止也
怯說文云多畏也
又云驚弱者也怯乞業
反驚音驚者求福詩
早麓篇舊本注於命以
上廿五字分在本文命
下不曲以上十四字分
在本文直下不曲以上
上十字分在本文必信下
要之以上十七字分在
本文不回下之習以上
十三字分在本文懼也下
效上有思欲二字行
去聲去上聲啞音皆
今從小學諸本又陵作
凌今從集成注同又陵作
按啟字當為死字讀程
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
問驕人害亦不細

小學合璧

嘉言

世六

恐懼也 欲其讀書學問觀古人之號達天所賦之生理委身而聽之於命
操行剛強堅毅正而不偏直而不曲立言必以誠信守死不易自
求多福修身以俟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勃然奮發振勵而去
其怯懦之習必效古人之達生委命勇於必行不可恐懼也 **歷茲以往**

百行皆然 至於九百事務皆因讀書學問得如古
人所以為學則當因其所知效以行 **縱不**

能淳 然其性質之偏縱 **去泰去甚** 由是而行可以去其泰去
其甚以漸而復於中正 **學之**

所知 凡學問之 **施無不達** 施於行事 **世人讀書** 世之人讀
所及知者 **不能行之** 不能行 **武人俗吏所共**

能言之 於古人之用心 **不能行之** 不能行 **武人俗吏所共**

喉詆 所以共相嗤 **良由是耳** 實由其能學 **又有讀數十卷**

書便自高大 便以為有學 **陵忽長者** 陵忽先輩全 **輕慢同**

列 輕慢朋友絕 **人疾之如讐敵** 所以人疾之 **惡之如鴟梟**

贈惡之如鴟梟惡鳥 **如此** 是人疾之 **以學求益** 以讀書學問本欲

重 **今反自損** 今反為人疾 **不如無學也** 不如不 **伊川先**

生曰大學孔子之遺書 大學之書孔氏嘗誦而傳之 **於今可見古人**

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入德必由乎大學 **於今可見古人**

為學次第者 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獨賴此篇之存**

一書之存 **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 而其他經書所當切要

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 為學者必從大學而學 **則庶**

乎其不差矣 則庶幾乎 **凡者論孟** 凡者論語 **且須熟讀**

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 且須熟讀其文玩味其理聖人之言修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 不可入於耳即出於口 **看得此二**

書切已 語孟二書莫非操存涵養之 **終身儘多也** 則不在費工夫

見於行事 **終身儘多也** 則不在費工夫

小學合璧

嘉言

世七

伊川雜錄
大學新疏云孔氏猶曰孔
家蒙引云凡言遺者皆
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
謂也舊本入作人今從
小學諸本句讀云德之
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
心也大學或問云程子
之先也書而後論孟又且
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
每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
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
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
機而發者是以前是書規
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
綱領可尋條目分明而工
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
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
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
手或前後淺深之無序抑
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
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
程子所以難易緩急言之
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
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
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
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
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
之教未遽及之豈不以為
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

小學合璧

嘉言

世七

乎○舊本注其理以上十
字分在本文玩味下
今從輔氏注 儘字海云
可也 亦有也 朱子曰論
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
誦之 之後及復玩味於其
間 靜一之中以須其決治
可也 孟子每章或千百言
反覆論辨雖不可涯者然
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
讀而以其隨之出入往來
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
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
矣 夫抵觀書先須熟讀使
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繼
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
吾之心 然後可以有所得
又曰 論孟不可只道理
會文義得了便了 須細
玩味 以身心之見前後晦
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
不曰讀書且須熟讀玩味
又曰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
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
教通透如語孟中言語須
是熟讀一記放心下時
會將來玩味久之自然理
會得 又曰 讀書須是
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如
已者曾時習與否句句如
此求之則有益矣 ○集疏無下便字 舊本涵作涵今從小學諸本注作涵 輔氏曰若能如此看則不徒誦其言必將求其意不
徒求其意必將見於行其進於聖賢也不難矣 三宅緝明曰將來二字用法有二 一為後來一則專為語助此條亦當作語助者
四書緒言云甚生氣質猶言甚生氣質也 竹田定直曰章句云甚生氣質猶言甚生氣質也 此以成字屬下句以甚生連讀作俗語

○橫渠語錄 按文字即指中庸一篇文字 朱子曰張子之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于中庸也 張子曰其觀中庸義廿年
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 以載道不不外乎人之一心 張子曰六經猶環年欲一觀之書以靜但得物不入心然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 李氏曰經所
知言是也 云非身親歷 之者胡能語之如是耶 句讀云學進則所見益高 矣 ○呂舍人雜說 舊本
注之際以上十字分在 文一行住語學所以為道如 讀云蓋學所以為道如 理及求古聖賢用心竭力 從之是已非為文章取 官祿計也後世為文章須 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 業可成 又云經書聖人 之書子書賢人之書

舊本注之書以上十四字
分在本文五換下 當作
吳氏曰蓋經以載道史以
記事易見而道難精也
舊本注瀚作翰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 但將聖門弟子
問疑之言便作

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 將聖人答門人之言便
作吾耳親聞聖人之言

自然有得 義理自然 有得於心 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 若能深求
玩味其義

將來涵養成 將來涵養 以成其性 甚生氣質 其能變化舊習
生一種好氣質 ○橫

渠先生曰中庸文字筆 中庸子思傳道之書 文字典謨訓誥之類 直須句句理
會過 理會者深求 玩味之意 使其言互相發明 使其前後互相
發明方見大旨 ○六

經須循環理會 六經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樂記春秋也循環
者周而復始始而復週深求玩味工夫無停息 儘無

窮 其中義理更 待自家長得一格 格猶級也溫故知新知識
儘無窮盡 日增自能進上得一級 則

又見得別 則吾之所見別之 呂舍人曰 呂本中字居仁賜進士
出身為起居舍人又為

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 先
要

一行一住一語一默 且如一行動一住止之
際一言語一默靜之間

須要盡合道理 須要盡合得 聖賢底道理 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 其
於

不可一日放慢 當愛惜光陰 不
可一日放過 每日須讀

一般經書 每日須先讀一 一般子書 兼讀一篇子書子書
周程張邵之書也 不須

多只要令精熟 須靜室危坐 須於僻靜之室
正身危然而坐 讀取二三

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字之義
須要講得明白 又每日

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 又每日當連前三五日所授
之書通讀或五十遍或七十遍

須令成誦 須令成章默誦流
而不滯理始貫串 不可一字放過也 不可使有
史

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 史以歷代之事其書非多
看不能見得事浩瀚以故

每日須讀一卷 始見功 方始見得
其中功效 須是從久授讀 聖經淵奧子史
或半卷以上 須是從師

或半卷以上 須是從師

或半卷以上 須是從師

或半卷以上 須是從師

或半卷以上 須是從師

或半卷以上 須是從師

或半卷以上 須是從師

師友以上十八字分在本
文質問下之道以上八
字分在本文聖賢下
作便傳作傳岐作岐

仰去聲
今本無此條

舊本注事實以上九字分
在本文一事下句讀云
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月如
此無間也又云理即
此中之理與謂其是非
決洽則心與理相涵矣
一畫舊本注之音接洽音
二字分在本文一理以上十
洽作合無時字句讀
與事相安矣

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於理或有

處便當質正請問於師夫指引者師之功也
友惟求古先聖賢之道乃師傳教道之功也

行有不若路之多歧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凡從容

勉以成其德性乃明決意而往若行者欲到彼則須用已力

友之責也○從音聰難仰他人矣於師友之道矣○呂氏童蒙訓

須用自已潛難仰他人矣於師友之道矣○呂氏童蒙訓

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須今日記得一件事實於

自然貫穿日則事之本末入于中心其理自今日辨一理明

日辨一理又須今日辨明得一件事之理久則自然決洽日日辨

日久則其理自然決洽今日行一難事勤行故今日行一件難事

此慎思明辨時事也今日行一難事勤行故今日行一件難事

明日行一難事明日又行久則自然堅固日日行不以爲

行方為我有自然堅固渙然水釋誠篤於義理渙然有若春水之融釋

而無慮此篤行時事也怡然理順於性度則怡然久自得之其學自然得之於已非偶

然也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

不足畏前輩長者嘗言後生小子其才惟讀書尋思推究者

為可畏耳人有才識貴乎有學非學無有廣才其學貴乎有又云讀

書只怕尋思前輩又言後生為學不必才性蓋義理精深惟

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惟能尋究思惟着思○顏氏家訓曰

決無有成之理齒菴猶草率若草率而厭煩○顏氏家訓曰

借人典籍凡借他皆須愛護皆用愛先有缺壞若原先有殘

就為補治即為之補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此事雖小

為行並去聲

典爾雅釋言云經也

文云五帝之書也

說

說

說

說

說

說

說

說

江祿字彥遐東人
章句云此時書籍若今之
手卷故必待卷束

舊本注乃作則無閑字
通鑑釋文云狼籍草而
者謂之狼籍故物之雜亂
與秩通秩說文云書衣也
下鼠下並有之字今從小
學諸本注雨蟲作兩虫
此下作下之

程氏遺書
句讀云小者近者謂禮掃
應對進退之節大者遠者
謂明德新民之事

夫百行中 濟陽江祿 讀書未竟 雖有

之急速 雖或遇有 必待卷束整齊 然後

得起 然後得起身 故無損敗 人不厭其求假焉

乃他人見其敬謹故 或有狼籍几案 其或有等閑學者將書冊

散部秩 而無統序 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 檢拾多被童幼

之子婢妾之 賤點染汚穢 風雨蟲鼠所毀傷 實為累德

讀書君子 實為犯德 吾每讀聖人書 未嘗不肅敬

對之 未嘗敢不莊肅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 或

義及聖人賢人姓名 不敢他用也 所以廣敬也 明道先生

曰君子教人有序 先傳以小者近者 漸進而後教之以大者遠者

明道行狀 句讀云道者
聖人之道也異端非聖人
之道而別為一端

窮神易繫辭傳張子曰
窮神易繫辭傳張子曰
窮神易繫辭傳張子曰
窮神易繫辭傳張子曰

則教之以洒掃應對 而後教以大者遠者 漸進而後教之以大者遠者

小近而易知之事 非是先傳以近小 應對淺近之小節 而後不

身齊象治國乎天 下遠而立身之道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 昔之

教以遠大也 其於修己治人之 大豈可倦而不教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 昔之

異端害之也 揚朱墨習老子佛氏 異端之說害之也 昔之害近而易知 昔之

墨之言其說 今之害深而難辨 其說深遠而難辨明 昔之 今之入人也

惑人也乘其迷暗 昔揚墨之言惑亂人心也 今之入人也 自謂之窮神知化

因其高明 說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 自謂之窮神知化 異

之徒自謂其道窮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之成務謂人所未知者開發

子神妙知字變化 言為無不周徧 無不周密普遍 實則

全之異端之說却遺於事物之 窮深極微 其道理則窮于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而不可以入堯舜孝弟忠信大中正之道天下之學

非淺陋固滯非非毀之也非淺陋者挾其說之高明厭固滯者持其見之洞達則必入於此必則

陷於異端之徒揚墨不息老佛咸作自是聖人之道不期於一世也邪誕妖妄之

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以塗塞生民之耳目而不得聞見先王之大道溺天下於

汚濁濁入天下之人於汚濁之地而不得入聖人之門雖高才明智異端惑世其盛如此雖有高才明智之上

膠於見聞泥於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醉生夢死其生如醉其死如夢不自覺也不自

覺其異端之為非也是皆正路之蓁蕪是皆指異端正路喻聖蓁草盛貌蕪荒蕪喻異端此皆正路中之惡草聖

門之蔽塞聖人之門戶被其蔽塞而不通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學者必于此闢之而後可

以進于聖人之道

右廣敬身

小學合璧卷之五終

窮陰陽之神知陰陽之化以明萬物之理屬知成務者聖人即神化之理以成所當為之舉屬行舊本注却上有而字常理作常情句讀云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即倫理也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不於佛之空無滯則必入於老佛之道中至正窮深究微是過之也舊本注徒作餘句讀云言其迷溺之深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悟也

李氏曰按廣敬身三十六章皆古之未而可法於今者舊本之五終作三終

